



天性不畏霜雪苦

—写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

■张耕诗

父亲于2019年1月4日凌晨辞世，享年84岁。老人家走得太匆忙了，一周前他还在阳台上看着黄梅作诗，并发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谁能想到，这竟然是父亲的绝笔！我们不相信，我们也怀疑这不是真的！很多亲朋挚友和她的学生闻听噩耗也很惊讶。其实，父亲去世前近半年时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脏器功能急剧衰减，饮食极少，发音微弱。但他顽强地与生命抗争，自己能做的事情从不劳烦子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亲爱的父亲，一天也没有躺在床上，没有给我们留下床前尽孝的机会。临终前，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医生的手心里写下“心衰”两个字。父亲，这么无助的时候，想到我们了吗？您是多么不舍啊。父亲，您看到了吗？给您送行的那一天，有那么多领导、长辈、挚友，还有您的学生，在百忙中赶来和您做最后的告别，还有那些不能赶到，通过微信发来唁电的学生们。

父亲的一生，诠释了对待命运的顽强和乐观，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与病魔抗争的一生。在那个特殊年代，由于家庭背景原因，父亲受到冲击，身体和精神都经历了磨难。从淮阳中学到桃河林场，再到搬口高中，在那个艰难的岁月，生活是何等的艰辛。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来到搬口高中，为了让学生有丰富的学习内容，父亲与何文良、丁大韶两位老师一起，加班加点、分文不取，义务编写教材，白天上课、晚上自刻自印，编写刻印了古汉语中文言文的名篇和汉语言文学语法，这些名篇在不久后的高中教材上都出现了。由于过度的操劳与熬夜，父亲患上严重的胃病，稍有不适，他就用搪瓷缸顶压胃部，直到止痛药不起作用时，才被送到郑州医治，后胃部被切除三分之二。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父亲的教育理想再次放飞。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重回淮阳中学，站在曾经站过的讲台上，面对一双双求知的眼睛，父亲不顾还未彻底痊愈的病体，像冲锋的战士，冲到教育最前沿。不料，他又因积劳成疾导致肺结核大出血，再次与死

神擦肩而过。拖着刚刚痊愈后虚弱的身体，父亲又登上讲台。学生们不忍心，给父亲搬来凳子让他坐着讲课，可父亲硬是依附着讲桌，站着给学生上课。这一幕经常在我眼前浮现。就在2011年7月，已76岁高龄的父亲又做了肝肿瘤切除手术。当看到腹部插满滴管的父亲苏醒后，强忍术后的痛苦，以惊人的毅力开始锻炼时，我们五兄妹不敢相信：这已是76岁的老人。

父亲的一生命运多舛，疾病接踵而至，但这些都没有压垮父亲。退休前，他带病登上讲台，他常说：“一节课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甚至关乎学生的命运。”退休后，父亲练太极、习书法、学绘画、研中医，把自己的生活装填得满满的。他乐观向上，笑对人生，不止一次地感叹：“没想到自己能活到80多岁。”父亲由衷地热爱生活，感恩命运的馈赠和眷顾。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把责任和良心融入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最基本的信念中。他爱学生，诲人不倦，和蔼可亲；他痴心教学，工于语文教法，在古文言教学和作文教学中有很深的造诣，闻名豫东南；他律己惠人，立德树人。高考在即，学生有了困难，他慷慨解囊相助；学生身体不适，他把学生带回家，让母亲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父亲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和学生之间的故事，影响着他的学生，也给儿女们做出了榜样。父亲教过的学生数不胜数，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也比比皆是，但父亲从不以恩师或名师自居，更不向学生求助或索取，就连学生表达的正常心意，他也常常觉得不安。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一生秉持“为师先做人、树人先立德”的做人准则。父亲生前获得各级“优秀教师”“科技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被聘为市县师德报告团讲师。退休后，淮阳县县志办特聘父亲翻译编撰校订了《陈州府志》《淮阳县志》，并编著了诗词书集《陈风流韵》。

父亲偶尔也会遗憾地说，年轻时给我们的耐心太少了。可是我们明白，每次他从郑州返周，回不到家就被早已约好的学生围住了。当父亲的学生给他打电话时，都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每次和

学生见面，听到学生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您是我最尊重的老师，给我人生启迪最多，是改变我命运的老师。”“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您是我人生中最好的老师，我们享受着老师加父亲的那种亲情”……听着学生们的评价，我们为父亲感到自豪。我们知道，这就是父亲爱生如子的真实写照。父亲下葬那天，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作为儿女，在此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让父亲的生命更丰富、更完整。

父亲不但是一名好老师，还是一位好父亲、好爷爷。在那个困难年代，父亲和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五人抚养长大，从小教育我们精神上要富有。父亲对我们讲，人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在对社会、对别人的奉献里，人生才有价值。真的，能做您的孩子是我们今生最大的福分。父亲还是孙辈们眼中的好爷爷，给予我们的孩子最好的教育和最深的疼爱，也将永远成为他们童年世界里最宝贵、最幸福的记忆。父亲就是这样，一生恪守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为子孙们做出了榜样。

父亲，您为自己信仰的教育理想、为子孙燃尽了最后的光亮，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您把方便带给身边所有的人，把带给别人快乐当成自己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但是，在我们做好准备想温暖您的时候，却和我们永别了。羔羊尚知跪乳报恩，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想起这些，怎能不让儿女们心如刀割。

“满树黄花满树金，我见此花长精神。天性不畏霜雪苦，黄花开过便是春。”父亲，这是您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也是您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更是您一生向命运抗争的写照！2019年1月4日，这个严寒的冬天里，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到天堂里陪伴我们的母亲，您再也看不到来年的春花了。这个冬天，也让我更懂得“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的深层含义。也是这个冬天，我们兄妹的家没了，再也无法拥抱父母，永远难以再见父母。

我们爱您，亲爱的父亲，安息吧。



潇洒老顽童

—小写刘会中

■杜鸣钟

正当大伙跟老九玩篮球玩得投缘的时候，老九突然间失踪了。那时也没有手机可以联系，众球友到处打听老九的下落，均不得而知。

渐渐的，老九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到市体育馆玩，看到一名老者戴着墨镜，正在乒乓球桌前与人奋力搏杀，那动作、那神情，这不是老九吗？老九一见到我，会心地笑了。我问他何时玩起乒乓球了？老九答：“10年了。”当问起为何不玩篮球了，老九说：“打了一辈子

子篮球，我能不想玩吗？但是岁数不饶人哪！篮球活动量大，对抗强度大，身体不适宜再玩了。让年轻人撞住了，可比‘害眼’厉害呀！”说着，他笑了。

后来，我又去市体育馆几次，不见了老九的身影。一晃又几年过去了。一次，我正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见一名老者戴着墨镜、骑着赛车从我身边疾驶而过，我随口喊了一声：“老九！”赛车戛然而止，老九墨镜一摘，露出了笑脸。我说：“我只当今生见不到你了！”“笑话，这不又见面了吗？”我说：“现在



刘寨印象

■刘均生

刘寨村变了样

弯曲小道已不见，
水泥马路贯村间。
排排别墅街边立，
氤氲缥缈蓬莱仙。

刘寨的水塘

谁镶宝镜在村旁，
又似明镜望仙乡。
惊看岸柳颜面改，
宛若仙女正梳妆。

刘寨的四合院

古色古香四合院，
小院氤氲花丛间。
欲吐心声情难却，
皓月一曲照村田。

刘寨大舞台

恢宏舞台院内立，
越调道情齐聚集。
美丽乡村尽兴游，
舞台歌脚听大戏。

刘寨吃住行娱

周末刘寨来休闲，
美食风味随人点。
心旷神怡观风景，
夜卧酒店对花眠。

刘寨三产融合园

农田纵横如棋盘，
三产融合桃花园。
耕耘肥水机械化，
开拓新农一片天。

玩啥哩？”老九说：“跳舞哇！”“跳啥舞？”“国标舞呀！”我说：“你是越活越年轻啊！”老九说：“跳舞跟玩球又不一样，跳舞玩的是品位、玩的是心情，心情舒畅，百病皆无，这又是一种活法！”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来到川汇区文化广场，欣赏了老九的舞姿。现场足有百十名男女在跳舞，老九俨然成了“抢手货”，一曲未了，旁边几名等待的舞友喊着：“该我跟刘老师舞一曲了！”

第二天我见到老九，不由赞叹道：“你活得真潇洒呀！”老九道：“来在世上，何不潇洒走一回。更潇洒的还在后头哩！”我问：“你老九又有何新的创意？”“练书法呀！我今年81岁了，跳舞肯定有跳不动的时候，下面我准备练习书法，练习书法显得人品位高。不瞒你说，我现在已经在实施了。几年前我就去听了市老年书法大学许东方老师的课，跟着写草书，又临了王羲之的十七帖，有时候写起来，饭都忘记吃了，那才叫真潇洒哩！”老九又一次笑了。